

國共合作史

馬健群

北社

一九四一

馬健 著

國
共
合
作
史

北社印行

國馬實一北

共 價 四 九

合 健 六

作 年 印

史 著 元 月 行

一 轉變期的中國	一
二 第一次國共合作	九
三 從北伐到大革命的逆流	一五
四 一個答覆：展開蘇維埃的旗幟	二二
五 自相殘殺的「圍剿」時期	二六
六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據	三二
七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三八
八 中國歷史繼續的轉捩點——「西安事變」	四四
九 「三中全会」——「安內」國策的結束	五〇
一〇 第二次國共合作	五六
一一 抗戰第一階段	六一
一二 抗戰第二階段	七四
一三 「抗戰的第四周年將是最困難的一年」	八六

一四 一個光明的前途——建立新中國
後記

一 轉變期的中國

好一個矜誇自大的中華民族——他們以廣大的領土自誇，說是在全世界僅次於蘇聯；他們以人口的衆多自誇，說是佔了全世界人類的五分之一；他們以古老的文化自誇，說是有五千年光榮燦爛的歷史；他們以有愛好和平，耐苦耐勞的精神自誇，說是在全世界是一種最和平，最有能力的民族！

可是我國因為太自滿自足，所以二三千年来長期的在那東方的封建主義階段上「龜步」的爬行着，不再前進。因此，特別從十九世紀以來，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勢力的東向，于是我國各方面的落後性，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完全暴露出來；這塊厚，肥，美，香的天鵝肉，西方的癩蝦蟆怎好不垂涎，肯讓它滑口而去呢？由于這種種的落後，暴風雨般的打擊遂四面八方地襲來，真的，除了懶漢，誰都要欺凌中國了。

首先，「殖民地的王國」英吉利在鴉片戰爭中（一八四〇——四二年）向我國開了第一刀，就摧毀了那閉關自守的萬里長城，「鴉片漸漸取得對中國人的統治權，皇帝及其拘泥的官僚們，也就漸漸失去自己的統治權」（馬克思）跟着發生英法聯軍進攻中國之役（一八五六——六〇年）……最後「最爾小國」的日本（一八九四——九五年）也敢來欺負我國了，在馬關條約簽訂以後，歐美各國（連同日本）已從工業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時期——即自由貿易（輸出商品）進到壟斷資本（輸出資本

時期，所以爲着爭取對華投資的保障，就避免相互間的衝突，成立諒解，注意各自勢力範圍的劃分，這樣侵略中國的方式就從軍事的轉向政治的，經濟的了，中國的銀行，鐵道，海關，航運，礦山，就完全落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於是中國由獨立國家地位開始踏上半殖民地悲慘途徑。

但是，帝國主義雖然以大工業來打擊我國的手工業，並不引爲滿足，因爲只限于都市，不能深入農村；因此，它們爲了加重對利潤的剝削，就通過軍閥，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資本家，來剝削中國廣大的農民羣衆，這些人做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商品推銷的損害，所謂買辦階級就這樣產生了，從此，通過買辦階級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開始結了不解之緣，但另一方面，中國的農民在這殘酷的層層剝削下面，自然只有大批的破產，失業與貧窮化，發生了大量的農村人口過剩。

從那時起，一方面我國一千年的封建制度就變做日暮途窮，正如小心保存在緊密封閉的棺材內的木乃伊一樣，只要與新鮮空氣一接觸，便一定腐敗」（馬克思）了！不過，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也已經明白：要加強殖民地的剝削，封建主義是推卸不得的，只有支持中國封建的殘餘勢力，才能阻礙與緩慢中國革命勢力的進展，這樣對封建的社會關係加以有力支持是必然的邏輯了！於是中國人民從此更加上半封建經濟的壓迫。

難道我們如此馴服，任人剝削嗎？不，首先遭過着直接威脅的農民，一在桌子開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國，在這地活的頑石上，開始了革命醞釀」（恩格斯）了。太平天國時期（一八五〇——一八六四年），反封建運動普及了全國；不過農民自身力量是不夠的，組織太散漫，沒有中心領導，同時他們

並不怎樣堅決，因為他們的目的只在取得土地，以後就不管，結果革命失敗了。

農民運動失敗後，隨之而起的是士大夫層的戊戌維新運動；他們只拉攏上層，遠離群眾，所以在頑固統治層，西太后的打擊下，就趨於完全失敗。

另一方面，在群眾中間則發生廣大的運動——就是義和團運動；它在意義上不只反清（直接的），而同時是反帝國主義的（間接的），這是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直接反響。可惜組織散漫，這太平天國以後的農民運動就在「文明」一國的「文明行為」——八國聯軍入京——下葬送了。不管運動後期怎樣為滿清所利用——口號從「反清復明」轉到「扶清滅洋」——但它總不失為一個原始的反帝運動，也就是我國民衆有革命覺悟的初步。

急進的布爾喬亞受了維新運動與義和團運動之後就進行民主革命，以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同盟會為大本營。雖然通過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民國建立了；但由于內部領導不強，主張不明確（口號是單純的反清，沒有標明反帝與反妥協的政策，反而「要求世界列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的贊助」，「沒去組織與領導群眾運動」，更因成分複雜，鬧着什麼「革命成功，革命黨消」，這樣不徹底的合作怎能持久呢？同時他們只靠單純的軍事行動，這又怎能敵得過那有雄厚兵力的袁世凱呢？

因此，辛亥革命又失敗了，革命的結果給袁氏造成地位，從此以後，就有封建勢力的軍閥的跋扈時代，帝國主義勾結他們，實行收買，分化，挑撥……而使中國發生長期的內戰，什麼二次三次的一革命戰爭，「直皖戰爭，直奉戰爭，江浙戰爭等」；這，不但使中國統一渺渺無期，而且中國農民更加

破產，整個勞苦群眾的生活，更加惡化了。

但帝國主義的如意算盤并不打得那樣好，一九一四年瘋狂殘酷的世界爭霸戰爆發了，各帝國主義都被牽入漩渦，而對我國的侵略却放鬆了許多；只有日本對我國的侵略更加加緊，特別是二十一條與佔領膠濟鐵路，但仍不能阻止我國資本主義部分的發展。

從那時起，覺悟的買辦階級就變成了民族資本家（這並不是說中國以前沒有資本家，）從事復興民族工業，以抗衡外來資本的侵略；同時，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也有意識的，無意識的使中國工人階級漸漸地從「自在的」轉變為「自為的」階級。

但好景不常，不久世界大戰結束；在凡而賽會議上因對山東問題，得不到解決，激起了在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下吸引了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學生，商人，貧民以及部分的工人參加的五四運動，這雖然是辛亥革命後更進一步的反帝運動，但在政治上——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是失敗了，因為第一，這一運動沒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來領導，國民黨在辛亥革命後已經瓦解了，同時無產階級的政黨還沒形成；第二，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反帝的方式限制在比較和平的改良主義方面，只是反日而不反帝，而且他們一部分還主張聯美反日就是在反日鬥爭中也只限制在抵制日貨的口號下，在反帝鬥爭方式上却只限於罷課，罷市，罷工，沒有去組織群眾的力量。用民族革命戰爭來驅逐日本和各帝國主義，第三，沒有吸收廣大的工農來參加，只以學生作主力，你想，僅僅憑他們五分鐘熱度的鬥爭，怎能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呢？

但是，五四運動對中國民主革命是有貢獻的，很巧合地像紅線般劃分新舊兩個前途，我們知道，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了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整個世界的歷史就改變了它的方向，劃分了它的時代：以前的資產階級革命的舊紀元，以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紀元。所以嵯峨落日的那些尚在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了，而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爲了全人類的澈底解放，必然竭力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這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國家一旦發生了民族革命，不管參加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意識到與否，只要他們反帝，他們的革命就成了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更構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同盟軍；在它，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會主義革命。

所以，這新的世界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爲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爲同盟軍，同時重要的却由於蘇聯的領導，支持與幫助，才能使西方的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民族接近在一起。這，在一九一九年第三國際建立後就展開這一運動的領導。

同時，在國內，我們知道，自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後，這予中國民族資本一個極好的發展機會。中國的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就在這時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因此，中國的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堅強了。他們人類雖然不多，但比脆弱的資產階級却強得多了，這時，他們不僅受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力量的壓迫，更加上民族資本的剝削——由於這三重壓迫的匯合，他們就開始覺悟起來，爲了它本身的解放，就只要堅決，忠實於他們的事業。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予中國工人階級以興奮，工人政權是建立了；這是鼓勵，中國工人也一樣的可以建立他們的祖國。

再，「五四」運動的爆發，吸引了廣大群眾參加這一反帝運動，而中國工人就在那時候第一次踏上了政治舞台，參加這鬥爭；在他們，是從經濟鬥爭轉到政治鬥爭了，在這鬥爭過程中，布爾喬亞的妥協性，動搖性，不徹底性全部暴露出來，真的，表明了，特別廣大資產階級，不但意願與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還和農村中的土地主剝削者密切聯系，這，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假如由它負擔不是大成問題嗎？所以爲了工人階級的前途，共產黨與社會的實現，第一就要完成當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所以他們積極參加任何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並且成爲這些鬥爭的積極支持者與堅決領導者，使這鬥爭進行得最徹底，以便很快的轉變到社會革命。有了這偉大的潛勢力，且在「五四」後新思想東來，更加武裝了他們的頭腦，這，就促成一九二一年無產階級的領導中心，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自中共呱呱落地後在它的推動與爭取下，使資產階級又精神突突了起來，因此中國革命的動力就起了很大的變化。

由於這些國際，國內條件的聯合，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前途不但脆弱，而且是不可能了。一點也不錯，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這樣，「決定中國革命的主要事實；（一）中國半殖民地地位及帝國主義在財政上經濟上的統治；（二）封建殘餘的壓迫，因軍閥制度及官僚制度而加深的地位；（三）無數百萬工農群眾反對封建官實的壓迫，反軍閥制度，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日益增長；（四）民

資產階級及政治上的專制，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依賴，它對革命運動的發展；（五）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性，及其在廣大勞苦群眾中的威信日益增強；（六）中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相鄰近」（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問題一頁。）由此可見，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為許多小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中國現時的革命，是採取第一步，掃除民族的被壓迫，政治的黑暗與經濟的落後，這樣來改變這個殖民地，（自九一八以來，在日本佔領的地區是殖民地地地被統治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之使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見前，第六頁。）

這樣說來，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下，不管工，農，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的前面安置着兩個極端相反的道路，亡國奴或自由民，滅亡或解放。但他們都一致的選擇自由民與解放的途徑。

資產階級，在半殖民地中國，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截然不同，它的死敵在此時此地，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外部帝國主義，內部則是殘餘的聯合力量，所以，就是把它在脆弱性撇開不管，爲了它自身的利益，它也要與無產階級合作並利用受者的力量以企圖建立那一決不是一——也不能一的「布爾喬亞」社會，這，同樣，資產階級的政黨與無產階級的政黨底合作是邏輯的必然了。

所以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級，就是國共合作，它倆的悲歡離合對中國人民有切身關係的，分裂，就使革命失敗，合作，就使革命勝利，這一歷史的教訓，對從事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人們是有極大好處的，但在中國抗戰三十六個月後的今天對中國人民大眾則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行百里者半九十，」更加腳踏實地向前，便是勝利的坦途，那麼，珍貴這一合作，就是加速達到勝利。

往下，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運動已經走過，正在走着，及將要走向的道路。

二 第一次國共合作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予全世界弱小民族一個異常強烈的刺激；革命的火花就由歐洲吹遍到亞洲大陸，真是「兩極相逢」般的，到處燃燒着，滋長着。印度的反英運動朝鮮的反日運動……雖然都暫時遭受了挫折，可是「近東病夫」土耳其却在蘇俄平等的援助下，一九二二年擊退英，希臘軍，建立了新土耳其。

那「遠東病夫」中國又怎樣呢？

「五四」後，帝國主義元氣復蘇了，就不讓我國再保持在一九一四——一八年僅有的民族資本主義的部份發展，一面加緊經濟侵略，一面挑撥軍閥內戰，來摧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此路雖然不通，但「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對中國人民發表了有歷史意義的宣言，宣佈取消沙俄時期奴役中國的一切密約，並放棄那時期在華所攫奪的一切利益和特權，同時，更主張根據絕對的平等原則，與中國建立友誼的邦交。這，深深的感動了中國人民大眾。

在中國北方，一般革命群眾根據這一宣言，深切的感覺到俄國革命成功在那兒，中國革命失敗在那兒，雖然那時北方政府竭力拒絕與蘇俄進行談判，但他們却不顧一切地的與蘇俄建立起友誼關係來。

同時，在中國南方，孫中山正在建立（一九二一年）革命政府，準備北伐，掃除那和帝國主義勾結的封建軍閥政權；可是當時的國民黨固然是反映當時社會思想的複什，同時也就是反映黨內成分的複什，（當然這樣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階段上，是可以使它成爲一種特殊的組織——民族革命各階級聯盟。後來的事實（大革命時期）完全證明了這一可能，）這樣，怎能負起這一重荷？因此，就引起他外求與國內求盟友的決心。

另外，共產黨間接領導下的一九二二年春香港三萬餘海員，工人罷工雖然勝利了，可是隔年二月它直接領導下的漢京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却在吳佩孚的武力壓迫下釀成「二七」大屠殺。工人運動雖然一時的失敗了，但他們已由日常的經濟鬥爭，迅速地轉變到了解與運用政治鬥爭，不過他們雖然是頂堅決的，對反帝反軍閥起着主導的作用，但由於中國社會性質所規定，假如沒有其它各革命階級的積極擁護與配合行動，去打擊共同的敵人，是力不從心的。

國共兩黨既具有同一的要求，就打定了它們合作的基礎，架搭這座橋樑的，即是有正確歷史眼光的世界友人——蘇俄。

一九二二年蘇俄代表越飛來中國，本來是派他來和北方政府修睦邦交的；但北方政府是帝國主義的馴下之卵，同時各帝國主義還在計劃着紛紛推翻蘇俄的政權那一個怪物——蘇維埃，所以北方政府就拒絕了蘇俄的好意。這，越飛只得南來與成立不久的廣東革命政府接洽了。

那年，越飛和孫中山在滬經過幾次誠懇地交換意見的結果，就成立有名的「越飛孫文協定」。

協定大意是：尊重中國主權（包括外蒙古）和援助中國革命。

但更有決定意義的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共的二全大會的宣言上指出，「在現今的奮鬥進行中間，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革命迅速成功，」這就決定組織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幫助改組國民黨使形成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聯盟。並訂出門爭綱領：「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七，製定關於工人和農民以及婦女的法律。」（引自中國問題第九六頁）這，大體都反映在改組後國民黨二全大會的宣言上，成為大革命時期人民大眾奮鬥的目標。

孫中山返粵後，在他的提議下，就開始國民黨改組運動；更重要的，是歡迎共產黨到廣東來。

不久，就決定兩大政策：聯俄與聯共。中國共產黨員多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襄助改組事宜。十一月更在廣州成立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委員九人主持，並聘請羅鈞廷為廣東國民政府最高政治顧問。

可是「合作」問題在兩黨的陣營裏却生出枝節：在國民黨方面——鄧魯，戴天仇，林森，張繼（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張繼在延安一個座談會上直率承認：「民國十三年。我是反對容共最堅決的一個，

現在想起來，非常錯誤，」——黨的所謂西山會議派馬上聯名發出護黨宣言：「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所宣傳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其作用係在破壞國民黨在國際之好感。一方面則注意打破國民黨與國民黨各實力派之合作，其計劃係在消滅國民黨，」——「……共產黨分子事事效忠於蘇聯，拋棄三民主義，……企圖使本黨成為蘇聯之附屬團體」（見護黨特刊），這不是曲解孫中山的「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就是別有用意了。

在共產黨方面——陳獨秀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要有獨立的工作，」「中國共產黨早生了五年，」這將「合作」與「混合」模糊了，是取消主義的思想了，而且違反共產國際「不要與資產階級混合，而要保持無產階級運動之獨立性，雖是這種無產階級運動或尙無萌芽的形式」的決議，這成為機會主義的根源；而張國燾的「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這是不理解列寧的指示：「共產主義者，可以並且必須與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暫時（注意：是指在民主革命階段內；因為歷史上的時間，幾十年還是很暫時）的聯合」，關門主義的種子此後將會開花了。很明顯的這兩種思想都是想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有一座萬里長城的隔離，而不知是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馬列主義的路線。

這種種極端的思想雖然暫時給壓服下來，但却醞釀着未來「火併」的預兆！

一九三四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一大會，實行正式改組，使它變成真正的民族革命聯盟；同